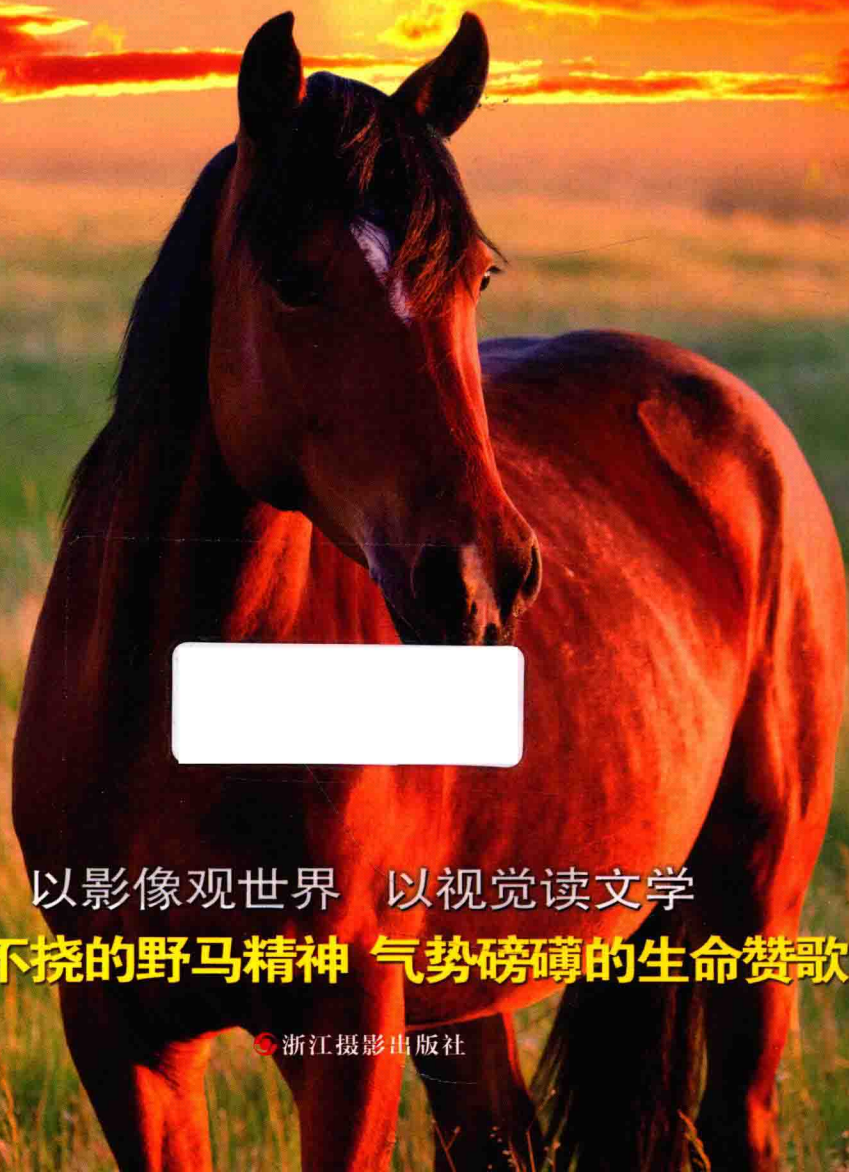


影像青少版

HUOLIEMA

火烈马

袁博 著



以影像观世界 以视觉读文学
不屈不挠的野马精神 气势磅礴的生命赞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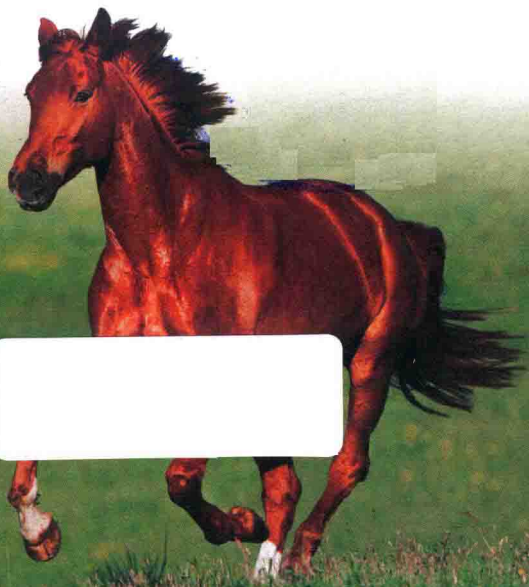
浙江摄影出版社

影像青少版

HUOLIE MA

火烈马

袁博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旭霞
装帧设计：王一之
责任校对：高余朵
责任印制：汪立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烈马：影像青少版 / 袁博著. —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514-1881-2

I. ①火… II. ①袁… III. ①儿童小说—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1943号

火烈马（影像青少版）

袁博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photo.zjcb.com

电话：0571-85170614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兴发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mm × 1000mm 1/16

印张：12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1881-2

定价：28.00元



| | | |
|-----|------------|-----|
| 第一章 | 王位更迭 | 2 |
| 第二章 | 下等马 | 32 |
| 第三章 | 与狼而战 | 59 |
| 第四章 | “鬼” | 86 |
| 第五章 | 蜕变 | 108 |
| 第六章 | 夜的故事 | 123 |

目 录

CONTENTS

| | |
|----------------|-----|
| 第七章 少年伟业 | 137 |
| 第八章 势不两立 | 148 |
| 第九章 新的轮回 | 160 |
| 尾 声 | 175 |
| 后 记 | 177 |

那是一个马还没有被驯服的时代。

那是一个属于咆哮着、嘶鸣着，像火焰一般燃烧在寒风彻骨的大草原上的野马的时代。

漠北草原上的野马，好似燃烧着的火焰。

火，可由石击打木头产生，可由闪电劈打大地产生，也可以出自火烈马在大草原上的搏斗——与风斗、与雪斗、与狼斗、与马斗……

——题记

第一章 王位更迭

1. 草原上的小强盗

初夏的雷在地平线上低低地炸开。

沉寂了大半年的草原终于解冻了，舒张开它的血脉。

河心爆出沙哑的长啸，巨大的冰川自中央裂开，砸入河底，溅起数丈高的巨浪。自南向北，一波波滔天的河水噬咬着前面的浪潮，滚滚北流。

色楞格河、鄂尔浑河、伊德尔河、楚鲁特河……一条条草原上的大河吞噬着北方的冰山，汇入汪洋之中，搏动开漠北大草原的心





脏——贝加尔湖。作为世界上最深的湖泊，贝加尔湖平嵌在漠北草原中央，被草原民族称为北海——养育了草原民族的、如母亲一样的海。

湖畔，响彻在清朗洁白的天地间的是野马的嘶鸣。虽然已是初夏，湖畔依旧白雪皑皑。

这里，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之一——漠北大草原。只有最强悍的灵魂才能生长在这里，生长在这片洒脱得不染纤尘的冰天雪地里。

每一天，草原上都在书写新的故事。

黑色，是黑夜的影子。在黑夜里降生的野马梦魇披着黑夜的影子。

梦魇，是一匹毛色比任何野马都黑得更纯正的野马，它带着黑夜赋予的天赋，披着黑夜的影子。梦魇出生后不久，产后虚弱的母亲就在一个夜晚被冬季里因饥饿而格外穷凶极恶的狼群吞噬了。而梦魇，在侥幸逃过狼群的追捕后，留下了一条贯穿面颊的狭长疤痕——从鼻尖到眼角。

如一条血红的蚯蚓，弯弯曲曲地延伸在那张黑色的脸上。

此刻，梦魇，正一步步逼近红……

红和梦魇是在同一年出生的马驹，个头儿看起来也差不多，可红总是受欺负的对象。暗红色的皮毛下，包裹着红瘦弱的筋骨和神色萎靡的眼睛。尽管，红是马王的儿子。

红不知自己是该前进，还是该退却。它僵立着，身体却止不住地微微颤抖。面对梦魇，红更多的是敬畏，是恐惧，是不知所措。

与那条血红的疤痕连接的，是梦魇黑沉沉的眼睛。那双眼睛，如枯井一般，黑得望不见底。燥热的气息，从梦魇的鼻腔里不耐烦地喷吐而出，渐渐近了……而红，正望着梦魇的眼睛出神，居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

梦魇走到了红的面前，它猛地抬起前蹄，重重地击在红的肩上。梦魇在发起进攻前，总是不声不响。

红狼狈地跌倒在泥泞的雪地上，打了好几个滚之后，浑身沾满泥



糊糊的草渣，慢腾腾地站了起来。它抖了抖身上的泥水，眼巴巴地望着正大口吞食着青嫩嫩的草芽的梦魇。尽管时令正值初夏，而在漠北草原上，一切却还是冬春之交时的景象。这时候，过去一年积存在雪地下的枯草基本已被草原上的食草兽消耗完毕。而在这青黄不接之时，率先在湖边长出的草芽显得尤为珍贵。

既不去争，也不去抢，红只是僵立在那里，垂着沉重的头颅。忽然，一股液体涌上它的眼角，沿着鼻梁滑到它的嘴里，滋味咸咸的。原来，那是泪。

一岁半大的梦魇，更像是草原上的一个小强盗。趁着夜色，它偷喝乳汁；太阳刚刚爬出地平线，它就四处寻觅可供果腹的草料，并随时准备挤开那些比它弱的马驹。

北方冬季的漫漫长夜，教会了梦魇生存的法则，锻造出了它强健的筋骨，更赋予了它那对像黑色的冷杉树一样阴郁的眼睛。





但是，梦魇不会做三样事情。或许，它永远也学不会：

一、它不会和颜悦色地对待每一匹马。面对尊者，它卑躬屈膝、低眉顺眼；面对卑者，它鹰视虎步、傲慢无礼。它放肆地大笑，斜着眼睛朝那些比它矮、比它弱的野马吐唾沫；面对那些令它无端生厌的野马，它冷冷地打量着对方，然后，或者离开，或者出其不意地将对方击倒在地。当然，并非所有的野马都令它厌恶。但至少，它没有朋友。

二、它不会像其他马驹一样，在夏天的草地上追逐黄蝴蝶。那些金灿灿的黄蝴蝶，是所有的野马童年时代的玩伴——野马们乐此不疲地在草地上跑来跑去，追逐在黄蝴蝶后面，可以一直追上哈马尔山顶，追到贝加尔湖畔。梦魇可没有这份闲心，甚至觉得这样的游戏太无聊。它轻轻一跳，就可以扑下黄蝴蝶，然后笑着重重地把蝴蝶按在草地上碾死，碾成粉一样的碎屑。

三、它不会到母马的腹下睡觉。在寒风凛冽的夜晚，母亲的腹下是小马驹的天然避风港，小马们会叼着母亲的乳头，享受着母亲的温暖。梦魇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它已经习惯于独自站立在茫茫旷野上了。天空，就是它的棉被。

梦魇从来不会做这三样事情。

如果说，童年时代的每一种缺失，都是一种缺陷，那么，这就是梦魇的三种缺陷。

也许，正是这三种缺陷决定了梦魇的命运——一支天使的赞美诗与魔鬼的小夜曲交错、重叠、碰撞的变奏曲。

“呜——呦！”一声暴躁的嘶鸣，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马蹄声由远而近。

梦魇缓缓地把目光移向前方。

如朝阳般血红的烈焰，点燃了冰雪未消的草原。非凡的气势有如驾着涛声滚滚北流的色楞格河，让冰雪、大川和水一样明洁的天空奔入自己的胸膛，向沉寂的贝加尔湖发出草原的最强音。

天火，是天火，是马王的儿子天火。

火焰，从天边呼啸而来。

跟随在天火后面的，是一群奔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小马驹，喷吐着乳白色的鼻息。

河风，从河面上一波波漾起，带着浑厚的气味。在漠北草原诸民族的语言中有着众多描述风的词汇，因为风的气息是如此迷人。

风，是马的披肩。

风的色彩，是骏马英武的雄姿。

天火，是红的孪生兄弟。天火，出生于烈日炎炎的正午；红，出生于夕阳暗淡的黄昏。虽然同是马王的儿子，兄弟俩却显得全然不同：一个如同草原上的猎猎北风，一个好似气若游丝的南风；一个是马驹群的头领，一个是马驹群里神色卑弱的受气包。

也许是由于出生时承受了草原夏日正午阳光的精气，天火生来就气宇非凡。一身如缎子般的火红色皮毛如同太阳光芒四射之时的天火，仅仅一岁半，就有了与成年雄马不相上下的个头。



而红，似乎是毛皮褪色、缩水后的天火。在天火统领的马驹群里，红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是一个可以随意欺负的对象。但是，只有天火可以任意欺负红，而其他马驹不可以。如果有马驹在天火没有允许的情况下欺负它的弟弟，那就是对天火尊严的侵犯。

天火，是决不会放过如此放肆的小野马的。

不一会儿，天火和它率领的马驹们就把梦魇包围了。

红抖抖身上的泥浆，摇摇晃晃地踱了过来，停在圈子的外围。这里，总是属于它的位置。

天火踏着坚实有力的马蹄，立在梦魇身前，个头比梦魇整整高出了一个肩胛。梦魇把口里咀嚼着的草料吞入腹中，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火，一脸漠然。

围成圈子的马驹们安静地站立着，仿佛在等待某种仪式。

按理说，在这个时候，以“小强盗”著称的梦魇该逃开了。和草原上贪婪的野狼一样，“小强盗”遇到弱的对手就会对其百般欺凌，直至将其吞噬；遇到强的对手时，“小强盗”总是会知趣地躲开。



这是无赖的处世原则，是为了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能有一口草吃。
可惜，梦魇还不是十足的无赖。
至少，现在还不是。

梦魇向后退了一步，黑漆漆的眼睛炯炯有神地凝视着天火。
天火也向后退了一步。
前奏仪式完成了。
这场仪式，似乎是未来王位争夺战的预演。

远方，高大的成年群马立在山坡上，远远地望着它们，好似望着一片云。

“呜——吁！”天火腾跃而上，率先发起进攻。北风猎猎响起，飞扬开它修长的鬃毛。

梦魇迎面向天火撞去，天火则巧妙地转身，令梦魇扑了个空。天火灵活地向右侧躲闪，如兔起鹘落，突然间，它以泰山压顶之势迈开前蹄向梦魇袭去。

梦魇猝不及防。天火铁一般坚实的马蹄重重地砸在梦魇的肩胛骨上，梦魇甚至听得到骨头碎裂的细微响声。一缕殷红的血丝从梦魇的嘴角流出，顺流而下，滴落在洁白的雪地上。

细小如米粒般的新雪悄悄地自天空落下，虽是初夏，这儿，依旧是雪王国。

梦魇可以感觉到，碎裂的肩胛骨在嚓嚓作响。每一个步子、每一个腾跃，它都能感受到阵阵钻入骨髓的刺痛。不过，这并不重要。

生活的苦难已经教会了它怎样忍受疼痛。
它来回踱步，像一个黑色的幽灵。

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

如血红蚯蚓一般的疤痕，在它的脸上微微地颤动。





从这个方向，从那个方向，窥视着天火的蹄子。

天火腾跃而起，开始向梦魇发动新一轮进攻。刹那间，积雪与天上的白雪共飞扬，炸开一团巨大的雪雾。

此刻，梦魇静静地伫立在原地，纹丝不动，好似一尊雕像。

就在天火逼近梦魇的一瞬间，梦魇闪电般地俯身而下，重重地向天火的小腿冲击。

天火猝不及防……

雪地上爆起灰蒙蒙的尘埃，而后雪定天晴。

天火艰难地从雪地上爬起，晃晃悠悠，一时间竟无法站稳，再次栽倒在地。

马的一生，注定是要在草原上奔驰的，它们可以走，可以停，可以疾驰，可以腾跃，但它们从来不会卧下。它们站着睡眠，站着饮水，站着去和风雪搏斗，站着去与群狼为敌，直到临死的一刻，它们才让奔驰、战斗了一生的身体安静地松弛，悄悄卧下，永远地依偎着大地母亲的胸膛。



而对一匹年轻力壮的马而言，卧下则是最大的耻辱。

但是现在，天火的四肢如同不听使唤一样，软塌塌地瘫在身下。它实在没有办法站起来，哪怕仅仅站立一分钟甚至一秒钟。

天火看到，马驹们渐渐远离了它，向梦魇聚拢而去。

晚霞，在天边，如同鲜血染就。

白昼，即将结束，接管暮色的将是繁星漫天的黑夜。

夜，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尽管漫漫长夜里总是杀机四伏。

野马群，和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生灵一样，等待着黑夜的来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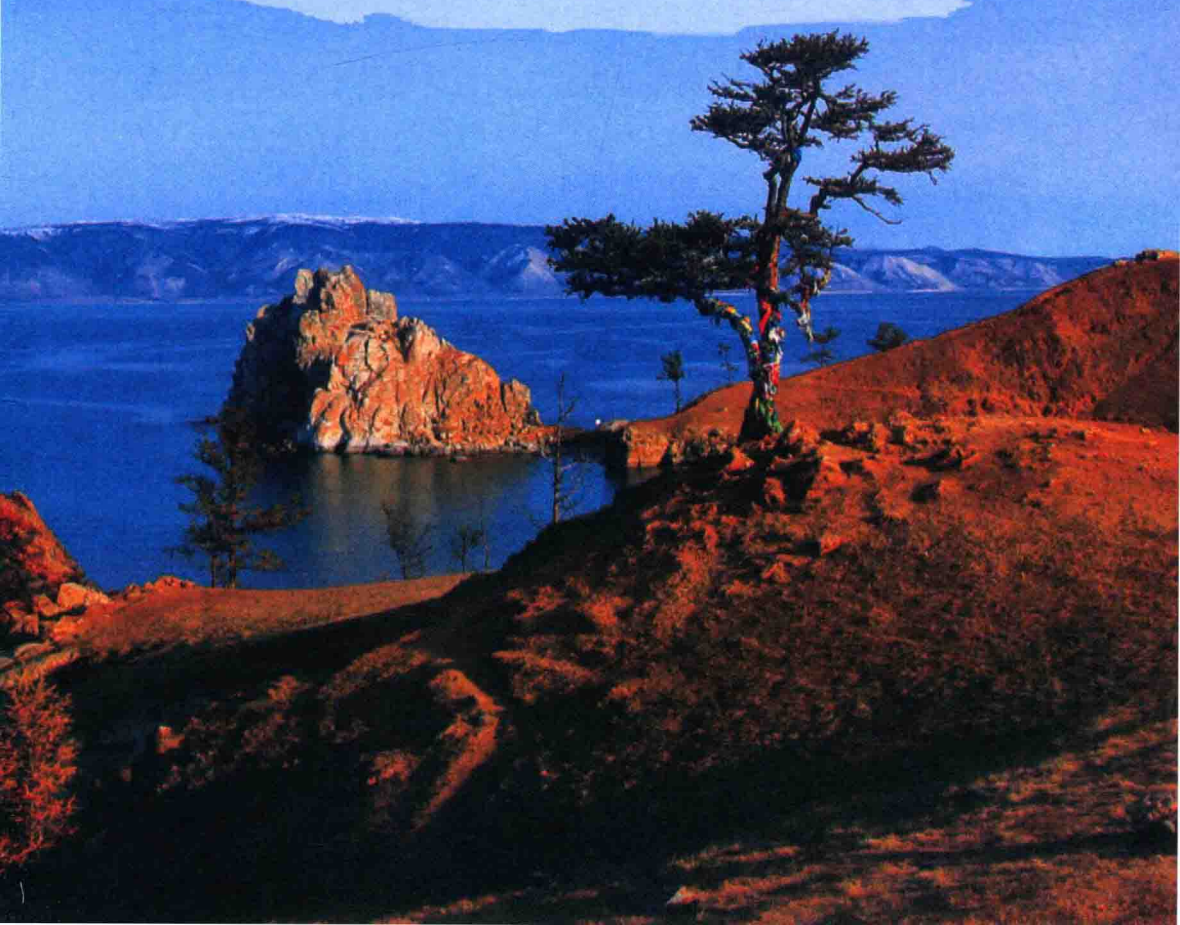
通体赤红色的马王晴天率领成年马群从山坡上呼啸

而下，来迎接它们骁悍茁壮的儿女们。

马王踱上前来，赞许地向梦魇打了个响鼻，这等于确立了梦魇作为马驹群新领袖的地位。虽然梦魇对马王晴天并没有多少好感，但是它还是忍不住微微地笑了，露出与它黝黑的皮肤对比鲜明的洁白的牙齿。这是一个真实的笑容。当然，这个笑容不是给晴天的，它从来不会对任何一匹马真实地笑。

马驹们亲昵地将梦魇围拢在群体的中心，梦魇俨然已由“小强盗”摇身变为马驹们众星拱月的焦点。只有红，还呆呆地立在受伤的哥哥的不远处。而此时，红也犹犹豫豫地点着马蹄，向马驹们狂欢的队伍一点点靠近。

草原上的野马，会仁慈地对待所有的弱者，但总是更欣



赏最强者的荣光与尊严。

强者的尊严，就像燃烧在漠北草原上的烈焰，具有吞噬茫茫雪原的力量。

太阳，落下了哈马尔山。夜空，开始接管苍穹下的草原。
马驹们依依不舍地离开它们的小群体，钻入各自母亲的腹下。
只有梦魇，孤独地站立在草原上。
马驹们只会是它白天的伙伴。黑夜，它只属于它自己。

抬起头，它望见的是星空。繁星密密麻麻地排在黑沉沉的天幕上，一闪一闪地眨着眼睛。星的颜色太多了，每一颗星都有着细微的区别：暗红的、金黄的、深蓝的、蓝白的、炽白的……极北方的星空上，星光勾勒出一匹雪白的骏马，传说那是一匹天上的飞马，它所在的方位是马的天堂。

死去的马的灵魂，会飞向极北方，飞向白雪皑皑却又绿草茵茵的马的天堂。

梦魇的母亲，现在在天上看着它吗？
星星一眨一眨，好似母亲的眼睛。
梦魇静静地睡着了。

2. 狼群来袭

在草原的初夏之夜，最危险的敌人并不是野狼，而是一群体格壮硕、披着夜的颜色、四处游走的黑色雄马。即使借着星光，也难以分辨它们黑黢黢的身影。谁也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每当夏夜，它们就会在色楞格河对岸徘徊，然后在月明中天的子夜，悄悄地潜入野马

